



## 立夏“秤人”习俗

缪士毅

闲暇之时,读罢古诗:“立夏秤人轻重数,秤悬梁上笑喧闻。”不禁回想起立夏“秤人”的习俗。

我小时候在江南乡村长大,每当立夏时节,除了食“立夏饼”、品青草豆腐、吃蚕豆等民俗食品以饱口福之外,最有趣的,就是立夏这一天,左邻右舍纷纷举行“秤人”活动,有的一家老少在自家单独进行,也有的几家人凑在一起进行,还有乡村里的热心人在公共场地设立几个点,让人们自愿来秤自己的体重。在“秤人”活动现场,最高兴的当数孩子们,小孩子一般坐在竹箩之中秤重,在小孩子心中,秤体重宛如玩游戏,充满着几分欢乐和童趣。记得在我乡下老家,祖传下来就有几杆秤,每当立夏时节就派上了大用场,如今成了“传家宝”。

在我乡下老家,流传着立夏“秤人”多种传说,其中之一为“孙夫人称阿斗”之说:据传,三国时刘备要出征,带上阿斗不甚方便,于是将阿斗由赵子龙护送至吴国,并交给孙夫人抚养,此时正值立夏,孙夫人见白白胖胖的阿斗,颇为欢喜。但孙夫人也有顾虑,毕竟是后娘,万一有个差错,不仅夫君面前不好交待,在朝廷内外也会给人留下话柄。于是孙夫人想,趁此立夏时节,用秤在赵子龙面前将阿斗秤一秤,待到下一年立夏时节,再秤体重,就知道养得好不好。自此之后,孙夫人悉心照料阿斗,并在往后的立夏时节,秤一下阿斗的体重,且将体重结果书告刘备,以表心迹。从此,雋永的传说为人们立夏“秤人”平添几分雅趣。

立夏“秤人”在民间尤其是江南乡村较常见。乡村在这天要把量度重物的大杆秤吊在门前大树上,或悬在房子的大梁上,下悬一把竹椅,若是秤小孩,则将竹椅换成篾箩,当然,有的大人秤体重时,不需要坐在竹椅上,仅凭双手拉住秤钩,双脚悬空,就可完成秤体

重。秤体重时,大多在立夏日吃了午饭之后进行,全家大小分别去秤一秤,看体重是多少,以此记录炎夏前的体重,然后在立秋时再秤一次。因为在炎热的夏天,人们往往会消瘦疲倦,会“立夏”,过了夏天,到了立秋再秤体重就可以有个对比了,从体重变化之中,看看是“发福”了还是“减肥”了。

立夏“秤人”时,司秤人一边打秤花,一边说着吉利话,如秤老人时要说:“秤花八十七,活到九十一”;称小孩时要说:“秤花一打二十三,小官人长大大会出山”;称姑娘时说:“一百零五斤,员外人家找上门。”不仅如此,立夏“秤人”也有学问,主要是:秤砣不能向内移,只能向外移,意即只能增重,不能减轻,以讨个彩头;秤的斤数若是九,就必须再加上一斤,因为九是尽头数,视之为不吉利;打秤花只能里打出(即从小数打到数),不能外打里。

立夏“秤人”,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活动,其实也蕴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。立夏之后,天气逐渐变热,人们的食欲往往会受此影响,并因此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。通过立夏“秤人”这一活动,在于提醒人们夏天到了,要注意饮食,调节心理,加强锻炼,促进身心健康。

当然,如今人们秤体重,早已不限于立夏时节,随着可以秤量,尤其在医院健康体检时,秤体重更是一项身体健康检查的基本内容。我时常听到从医的爱人不时提醒人家,如果平时身体体重出现暴瘦等不正常现象,就得引起注意。看来,不仅立夏时节要秤一下体重,而且平时关注自身体重的变化也很重要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科技的进步,如今机械台秤、电子秤等现代秤具,早已替代了杆秤,方便了人们立夏时节秤量体重。虽然杆秤已渐渐退出人们视野,但立夏用杆秤称体重带来的乐趣却至今难以令人忘怀。

## 巴金与秋田雨雀的友谊

李树德

1918年巴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,第一次从《新青年》杂志上读到有关世界语的文章,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自学,与世界语结下不解之缘。

1920年8月,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,同年,他给上海世界语学会的负责人胡愈之写信,请教世界语问题。(《巴金全集》第24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3年,第433页)也是在这一年,一个叫高自性的朝鲜人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班,教授世界语,他开始跟着高自性学习。巴金认真地学习世界语,并持续不断地学习下去,是1924年到1925年这段时间。当时他在南京读书,找到了世界语课本,便开始学习,每天一小时,从不间断,遇到生词就求辞典帮助,一个词也不放过。一本书读完,就读第二本。巴金说:“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,在通信、写文章方面用得更多。”(《随想录》作家出版社,2005年10月,第383页)巴金学以致用,他从世界语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。

巴金从世界语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《骷髅的跳舞》,《骷髅的跳舞》,日本秋田雨雀著,1930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,译者署名一切,“一切”是巴金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和写作时

用的一个笔名。全书包括三个短剧:《国境之夜》《骷髅的跳舞》和《首陀罗人的喷泉》。

秋田雨雀(1883—1962)是一位著名戏剧家和作家,而且是位世界语者。秋田雨雀的作品早期受自然主义影响,后来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。由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不断探索,最后终于成为社会主义者,被尊为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先驱。除剧本外,秋田雨雀的作品还有小说和儿童文学。

秋田雨雀的这本戏剧集中的三个短剧,反映的是作者对人类没有种族、国家、等级的差别,互爱互敬的平等社会的渴望。《国境之夜》讲述了在日本北海道地区一个大雪封冻的夜晚,一家三口无法找到取暖歇息之地,最终三人只能冻死在雪中。批判了资本主义积累期,个人主义者虚伪的、冷酷无情的人生哲学。《骷髅的跳舞》描写了日本大地震和大火灾之后伤残无数的惨烈情景。《首陀罗人的喷泉》是借借宿人之口,道出印度大饥荒所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,以致人吃人的惨状。

巴金说:“人类爱的思想,打动了我的心。”(《巴金译文全集》第7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年,第472页)他决定把《骷髅的跳舞》翻译成汉语,介绍给中国的读者。

秋田雨雀的这本世界语版的《骷髅的跳舞》,是巴金1928年3月在巴黎冒着春天的微雨,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花两个半法郎购买的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晨,巴金坐在卢森堡公园一棵大树下的长椅上,读完这本《骷髅的跳舞》,而在一年后上海的春天,他把这本书从世界语翻译成汉语。

巴金翻译出《骷髅的跳舞》一书32年后的1961年,译者巴金与作者秋田雨雀在日本东京见面了。这一年的4月巴金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,赴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。在回国前一天,秋田雨雀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告别酒会。那时,秋田雨雀已经是78岁高龄,巴金也已经57岁了。这是巴金与秋田雨雀第一次见面,也是最后一次见面,秋田雨雀“不死鸟”的战斗精神给巴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不幸的是第二年5月12日,秋田雨雀在东京去世。三个月后的8月24日,巴金写出《“不死鸟”的雄壮歌声》一文,叙述他与秋田雨雀的友谊,赞颂秋田“完美的人格”和他“歌颂生命和光明的‘不死鸟’的战斗精神”。(《巴金全集》第15卷,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346—349页)这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## 大家风采

## 老妈的「文青风」朋友圈

立夏



照,名字是老妈取的,是不是很浪漫很诗意?家里的月季开花了,其中一朵粉色的尤其漂亮出彩,老妈就把花盆放到餐桌上,自己蹲下来,让那朵月季花正好处于头顶,美美地合拍并配文:等待一朵月季的成长并不容易,人常犯的错误是,以为青春是自己的,其实不是,它只是命运安排给你的一段路,是命运的馈赠。瞧瞧这文字,小清新得一塌糊涂。

我特别喜欢老妈拍的美食照片,一盘豆腐都拍得美轮美奂,可不像我“大碗吃饭”的饭桶状。“食物盛在清新脱俗的餐具里如散文般优美,灯光就象一首诗,而餐布就决定了食者的气质,鲜花与烛台的点缀,使家人感受到食物的温暖同时,也能赏心悦目,真是美的享受!”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,老妈这分明是有一颗少女心啊,粉嫩粉嫩的,让我这女汉子无地自容啊。

上个月,老妈去外地比赛,舞团的姐妹们权当是一次集体出游,朋友圈都被老妈刷屏了。老妈的旅游照那可不俗,拍照的角度和取景很专业的,大妈都爱和花花草草合影,到景点拍打卡照,而老妈却另辟蹊径。拍风景,而且拍出了莫奈笔下印象派的感觉;拍民俗,市井街头,拍出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感;桥之系列,民居系列,黄昏系列,光与影系列,一张张富有内涵的照片,如果让你猜,你绝对想不到是中年大妈拍的。

我太喜欢老妈的状态了,优雅又有趣儿。现实生活里很少和别人家长里短地说闲话,更不会饶有兴趣地打探别人的生活和隐私。她的朋友圈,有智慧的启发,幽默的传递,和谐的氛围。其实我知道,老妈的生活里也有磕磕绊绊,也有不如意,难得的是她总有一颗豁达的心,学着将苦恼缩小,将幸福放大。

前天和老妈聊天,我好奇地问:“您还有梦想吗?”“有啊,有车有房,学钢琴学外语学美食,中午泡一下咖啡馆,周末看一场电影,偶尔能听上一场演出会,有点闲钱去旅行。”我哈哈大笑:“指指一算,您基本都实现了,这不叫梦想啦。”

我爱老妈,爱她身上那股岁月抹不掉的至真至纯!

潮州人的屋顶上,总会布设一种名叫“嵌瓷”的工艺品。潮州嵌瓷是潮汕地区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,它是潮州人民长期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。其制作过程是用纸灰泥堆塑成所要表达的雏形,然后将彩釉瓷片剪裁成大小不等的碎瓷片,并将这些瓷片的形状、大小和颜色逐一搭配,用平嵌、浮嵌、立体嵌等手法,将瓷片插嵌于纸灰泥雏形上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或立体画屏。

潮州嵌瓷发端于明末清初,盛行于清朝及民国年间,2007年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。它所用的瓷片可以是正品,也可以是废品。一般用废弃品比较经济,正所谓变废为宝。潮州嵌瓷常见于庙宇、祠堂和民居建筑中,是潮州历史文化集中表现。要想读懂潮州嵌瓷,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:

首先要看其造型。嵌瓷的造型,多取材于戏曲人物、飞禽走兽或花卉植物,分别布设于屋顶的不同位置。一般来讲,屋脊上多为双龙、双凤、麒麟或松鹤等神兽瑞禽,一来象征好事成双,双喜临门,二来显得气势恢弘,寓动于静。而屋脊的垂带尾饰上,往往以戏曲或历史人物为主。这些人物,多取材于《封神榜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杨家将》《八仙过海》《二十四孝》等典籍,显得生动活泼,惟妙惟肖。远远望去,屋顶上好像正在上演一出露天大戏,所以潮州自古就享有“厝角头有戏出”之美誉。至于屋角、檐下及外墙,多是形体较小、相对独立的花鸟虫鱼个体。这些个体,不仅映射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还彰显着主人的人文情怀。

其次是看其色彩。嵌瓷的色彩五花八门,变化万千。瓷片釉色的不同,除了胎体成分、烧制温度不同外,主要是因为器身表面加了铜、铁、



## 潮州嵌瓷 屋顶艺术

曾正伟

钴、锰、锌等元素所致。嵌瓷艺术中,既有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基本单色调,又有赭红、鹅黄、淡绿、粉青、浅蓝、暗紫等多种复合色。不仅如此,色调中既有五彩缤纷的彩色组合,又有光鲜明快的黑白搭配。恰如其分的彩色组合,使造型显得色彩斑斓,富丽堂皇;恰到好处的黑白搭配,使器物显得张弛有度,别开生面。彩色嵌瓷强调造型的多

样性,显得厚重而又多变;而黑白相间注重器身的单一性,显得素雅而又绵密。色度的变化,既用来点缀生活,又用来增加美感。所以说,色差的变化往往能反应出一个作者的创作主旨和个人风格。

其三是看其层次。和中国画一样,嵌瓷艺术也讲究整体构图和个体组合。从整体布局到个体布设,从宏观置色到局部调整,往往显示出一个工匠

的嵌瓷水平。通常来说,屋脊上的龙凤显得比较单薄,而垂带尾饰上的人物就显得比较厚重。因为这与造型个体的多寡有一定关系。之所以会这样,主要是因为屋脊上个体数量多少,导致作者不能用左右穿插的手法来表现嵌瓷艺术的魅力。单就戏曲人物而言,往往具有“高低错落有致、前后疏密得当”的特点。密处,显得密不透风;疏处,显得疏能行风。技艺高超的作者,不仅善于将群体造型的和谐性表现得淋漓尽致,同时还会将作品的立体感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它所体现的美学价值,无疑是嵌瓷工艺和个人技艺的完美融合。

其四是看其寓意。嵌瓷不仅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装饰艺术,同时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。它的题材,常和主人的品味或建筑主体相匹配。庙宇或祠堂之上,常配一些代表吉祥如意、长寿富贵等动物造型,比如两条相向而舞的巨龙或仙鹤,象征龙腾虎跃,松鹤延年。而民宅一般镶嵌一些石榴、鲤鱼、寿桃、雄鸡、玉米、花草等造型,以期多子多福、年年有余、长命百岁、大吉大利、五谷丰登和花开富贵。潮州人一般比较喜欢古代神话和戏曲人物的重塑,因为这样不仅能反应出自己真实的现实生活,同时还能表现出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愿望。有一定积淀的耕读人家,则会镶嵌一些琴棋书画、文房四宝之类的器物,一来标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,二来告诉人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闲情逸致。

潮州嵌瓷是一种集石雕、木雕、彩塑、彩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,也是传统文化艺术在建筑中的完美展现。它既表现了潮州人的文化自信,又稳固了潮州人的美学根基。对于本地人来说,潮州嵌瓷看似很平常,可对于外地人来说,它却让人倍感新鲜。或许,这就是潮州嵌瓷的魅力所在吧!